

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布爾加科夫作品中的 “罪”與“罰”

蘇淑燕/Shwu-yann Su

淡江大學俄文系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Russian, 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

犯罪主題一直是俄國作家喜歡描寫的主題之一，從普希金開始，罪就是俄國寫實主義裡最重要的主題，本篇論文比較了俄國兩位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布爾加科夫作品裡對犯罪心理和犯罪型態的描寫，分析兩位作家對罪人的態度、贖罪意識、受苦的意義與救贖概念的探討。本論文集集中討論三位同時犯了殺人罪行的主角：拉斯科尼科夫（《罪與罰》）、赫盧多夫（《逃亡》）和彼拉多（《大師與瑪格麗特》），比較他們罪行的意義，受苦的歷程，他們所遭受的處罰：刑法上、宗教上、道德上、心理上，和這些處罰所代表的涵義。

【關鍵詞】

杜思妥也夫斯基、布爾加科夫、贖罪意識、救贖、痛苦崇拜、罪、罪人與可憐人、宗教思想、罰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writers, F. Dostoevsky and M. Bulgakov, and their three works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Run* and *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It deals with the problem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by analyzing three different characters (Raskolnikov, Khludov, and Pilat), their criminal manner, consciousness of redemption of sins, spiritual and mental suffering, as well as rescue and liberation of soul.

【Keywords】

F. Dostoevsky, M. Bulgakov,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criminal and the poor person, redemption of sins

一、罪與苦

描寫犯罪是俄國文學作品裡的傳統，從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開始，俄國文學成了西方犯罪文學的一大流派，各式各樣的罪行被廣泛地描述，成為揭露人性醜惡、憾動人心的力量。普希金的《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集》(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屠格涅夫的《木木》(Муму)、《獵人日記》(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附魔者》(Бесы)、《卡拉馬助夫兄弟們》(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安娜·卡列妮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復活》(Воскресение)；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布爾加科夫的《逃亡》(Бег)、《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無一不是犯罪文學的代表作。各式各樣的人類罪行：決鬥、偷竊、失節、私奔、謀殺、姦淫、虐待、屠殺、戰爭，或輕或重，或作為故事的主軸或是故事的旁枝末節，在不同作品裡有不同的呈現。

將罪作為描寫對象，因為犯罪者的個性、犯罪動機、罪行輕重不一樣，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表現方式，表現出對犯罪者的不同態度。本論集中討論三位同時犯了殺人罪行的主角：拉斯科尼科夫(Раскольников)(《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赫盧多夫(Хлудов)(《逃亡》(Бег))和彼拉多(Пилат)(《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比較他們的罪行，受苦歷程，他們所遭受的處罰：刑法上、宗教上、道德上、心理上，和這些處罰所代表的義涵。

我們首先從分析拉斯科尼科夫的罪行開始：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裡描寫男主角謀殺放高利貸的婦人和妹妹時，強調的是他犯罪時嚴重的精神不安和緊張情緒：

…但心跳不見平穩，反而像故意作對似地加速，**越跳越快、越跳越快**…拉斯科尼科夫心一慌，險些出了大錯。

他盡可能輕鬆地說，然而聲音不聽使喚，**斷斷續續，不時顫抖**…

他解開大衣，從環套上取下斧頭，但沒有整個拿出來，只是在衣服裡用右手握著。**手沒一點力氣**…他的手越來越麻、越來越酸…突然他覺得一陣暈眩¹。
(黑色字體為筆者自行加上)

¹ 中文翻譯來自於：杜斯妥也夫斯基(曹國維譯)，《罪與罰》，台北：商周出版，2007。

Но сердце не переставало. Напротив, как нарочно, **стучало сильнее, сильней, сильней...**

Тут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потерялся и сделал было важную ошибку.

...начал он как можно развязнее, но голос не послушался его, **прервался и задрожал...**

Он расстегнул пальто и высвободил топор из петли, но еще не вынул совсем, а только придерживал правой рукой под одеждой. **Руки его были ужасно слабы;**... с каждым мгновением, все более немели и деревенели. Вдруг **голова его как бы закружилась.**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73: т.6, с.61-63)

不管是猛烈心跳、說話時顫抖音調、拿著斧頭無力、虛脫的手，還是突然的暈眩，這些作者細心強調的動作，傳達出拉斯科尼科夫不安、緊張的情緒，也是用來強調主角個性：拉斯科尼科夫並不是冷酷無情的人，他不嗜血，作惡令他不安，令他做噁。他無法欣賞自己傑作，享受謀殺快感，雖然不斷給自己謀殺的正當藉口，認為上等人可以決定下等人的命運，認為此次的謀殺「只是殺死一隻可惡的、有害的、對誰也沒有用的蟲子」。但是不論給了自己怎樣的藉口和安慰，如何地用理智來說服自己行為正當性和神聖性，謀殺依然讓他恐懼，讓他的心靈顫抖。尤其在殺了無辜闖入的麗莎薇塔 (Лизавета)之後，他甚至開始畏懼、害怕，開始痛苦：

他陷入越來越強烈的恐懼中，尤其是在出乎意料的第二次兇殺案之後。...他...立刻就去自首；不只是因為擔心自己的結局，還由於對剛才行兇的恐懼和厭惡。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這種厭惡在他心裡異乎尋常的升騰、膨脹起來...

Страх охватывал его 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особенно после этого второго, совсем неожиданного убийства.... Ему хотелось...тотчас пошел бы сам на себя объявить, и не от страху даже за себя, а от одного только ужаса и отвращение особенно поднималось и росло в нем с каждой минуто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73: т.6, с.65)

他無法繼續搜括財物，匆忙逃離了現場，逃離罪惡的籠罩和威力。但是，雖然順利逃離了犯罪現場，卻無法掙脫良心責難，逃脫痛苦深淵；雖然洗淨了雙手，

他卻洗不掉心裡深深烙印的血跡。他發熱病，開始不斷地受苦，受盡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磨難。

杜斯妥也夫斯基描寫拉斯科尼科夫，描寫他所犯的罪，重點不是放在探討主角的犯罪動機，譴責他的犯罪行為，這部分不是杜氏所關心的焦點；他關心的是拉斯科尼科夫的苦，精神上的痛苦。俄國人喜歡強調痛苦，認為人生充滿痛苦，痛苦磨練人的精神性，是人存在的依據。按照別爾加耶夫(Н.А.Бердяев) 的講法：「對世界上的惡的敏感性，體驗痛苦的能力，是作為精神存在物的人的標誌之一。」(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к злу мира и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страданию есть один из признаков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существа духовного.) (Бердяев Н.А. 2003:305) ；而富人、不虞匱乏之人，無法感受惡和痛苦的人，按照別爾加耶夫的看法，他們沒有精神性，不能成為人。²

人世間充滿苦難，人生而有罪，無法逃避罪惡，沒有惡就沒有苦，沒有苦就沒有人的存在，這就是基督教的原罪理論和痛苦理論。而這裡所說的苦，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因為惡加諸身上所產生的苦，就是所謂的無辜痛苦現象(безвинное страдание)。耶穌無辜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苦，流盡鮮血致死，就是無辜受苦的受高象徵。生活上有許多惡，許多苦難，譬如：貧窮、疾病、身體殘缺、暴行…等等，能夠忍受這種苦，最後找到出路的人，總是會散發出崇高的精神性。《罪與罰》的索妮雅(Соня)就是其中一個代表，她面對生活的殘酷而不抱怨，心甘情願為了家庭，為了年幼弟妹、患肺病的後母、愛喝酒的父親，犧牲自己去賣淫，她對生活的苦欣然承受，還可以用道德力量拯救拉斯科尼科夫。她崇高的精神性與低賤的社會地位，恰好成了強烈對比。「不幸故事」的意義在於考驗我們的精神力量」(Смысл «несчастных случаев» в испытании нашей духовной силы.) (Бердяев Н.А. 2003: 306)。索妮雅接受生命中的惡，忍受生命中的苦，經過生命苦難的重重試煉，仍然充滿愛。對苦難的承受度越大，其精神高度就越高，這正是索妮亞散發崇高精神光芒的原因。

另一種苦，按照別爾加耶夫的講法，是犯罪者的懺悔，良心上所受的痛苦，如拉斯科尼科夫犯了謀殺罪行後良心所受之苦。東正教很少譴責犯罪者，悔悟的罪犯才能流露人性的光輝，「主是喜歡不幸的人、罪犯和流浪漢」(赫克 1994:

² 別爾加耶夫的原文如下：Существо вполне довольное и счастливое в этом мире, н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е к злу и страданию и не испытывающее страдан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бестрагическое, не было бы уже духовным существом и не было бы человеком.) (Бердяев Н.А. 2003: 304-305)

22);凡人都有罪,只有上帝才無罪,「罪犯是罪人,或者是不幸的人」(赫克 1994: 28)。

將罪犯等同於不幸的人,就形成了杜斯妥也夫斯基描寫拉斯科尼科夫的主要基調。《罪與罰》的作者描寫的不是主角所犯之罪,而是苦,是他犯了罪行之後的懺悔行為,心裡和身體所承受的痛苦。罪是生活中難免的,貧窮、各種生活的誘惑都會逼使人犯罪,所以罪行不是重點,重點在於懺悔程度和痛苦的深度。不是每個人犯罪之後,都會產生懺悔意識,承受良心折磨;就算感到不安,也不是每個人的痛苦程度皆相同。《黑桃皇后》的赫爾曼(Герман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欺騙麗莎的感情,對她感到一絲愧疚,但是,愧疚感出現在心裡後,很快就消失;害死了老伯爵夫人之後,他本來覺得良心愧疚,但是一知道三張牌的秘密,就把這種愧疚感完全拋到一邊,心裡只想著怎樣靠這三張牌致富,發了財之後要去哪度假...。赫爾曼有良心,犯罪後知道愧疚,但是強度不強,持久度又不夠,受得苦很少,因此,就東正教的觀點來說,他的罪根本無法洗清。

人只有承受苦、自願地忍受苦,忍受痛苦的過程、痛苦的經歷,最後才會戰勝惡,超脫惡,達到善。俄國哲學家索洛維約夫(В.С. Соловьёв)曾說:「在戰勝周圍世界亦即人類大眾中的惡,應通過人類自身的經歷來實現」(Соловьёв В.С. 1988: т.1. с. 280.)。這個所謂的自身經歷,就是忍受痛苦的經歷。只有痛苦才能獲得最後的拯救,沒有痛苦就沒有拯救,沒有懺悔就沒有重生,無法洗滌罪惡,超越罪惡。

我們以另一則謀殺場景來與其對照,可以更清楚罪和苦的關聯性。這是《附魔者》(Бесы)五人小組成員共同謀殺沙托夫(Шатов)的過程。這個謀殺場景,杜斯妥也夫斯基強調的是主腦人物彼得·斯傑潘諾維奇·韋爾霍文斯基(Пёт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Верховенский)的鎮靜,動作的果斷和乾淨俐落:

...這時彼得·斯傑潘諾維奇握左輪跳到了眼前...及時而**堅決地**把槍口對準了他(沙托夫—筆者註)的腦門,緊緊地頂著—扣動了扳機...

只有彼得·斯傑潘諾維奇一個人保持著**一絲不苟的幹練**。他蹲下去,匆遽地但以**毫不哆嗦的手**搜遍了死者的衣帶。³(黑色字體為筆者所加)

... Тут подскочил Петр Степанович с своим револьвером... Петр Степанович

³ 中文來自於婁自良所翻譯之版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婁自良譯),《Бесы: 鬼》,上海:上海譯文,2001.09。

аккуратно и твердо наставил ему револьвер прямо в лоб, крепко в упор и — спустил курок... **сохранил в себе только один Пет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Присев на корточки, он поспешно, но **твердую рукой** обыскал в карманах убитого.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74: т.10, с.460)

同樣的謀殺案，但是謀殺者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外顯行為：拉斯科尼科夫執行謀殺動作時手不斷發抖，幾乎無力拿住斧頭；韋爾霍文斯基的手卻「毫不哆嗦」(аккуратно и твердо)，他拿槍的手非常堅決，扣扳機的手指果決而快速，使得這個謀殺很快就結束，沙托夫的死亡「幾乎只是瞬間的事」(Смерть произошла почти мгновенно)。這些動作洩露了韋爾霍文斯基的無人性和冷血，他當然會緊張，強作鎮靜，但是他只是緊張，而不是害怕。他沒有感覺對惡的恐懼，對惡的厭惡，沒有任何內心掙扎和內心波動。

後來他還對基里洛夫(Кириллов)承認：「我承認，根本沒有可憐他(沙托夫—筆者註)」(...согласен, совсем не жаль (Шатова—М.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74: т.10, с.468)。他有自己一套對犯罪的理論和想法：「犯罪已不再是瘋狂，而恰恰是健全的理性，幾乎就是天職，至少也是一種高尚的抗議。」(...уж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не по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 именно здравый-то смысл и есть, почти долг,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благородный протест.) (с.324)

韋爾霍文斯基認為犯罪是正當和高尚的，所以不會產生懺悔情感，不會痛苦，只有自鳴得意。他殺人是為了剷除異己，公報私仇，為這樣的結果十分滿意，完全沒有內心煎熬，更不會因此感到痛苦，就「無法成為人」，無法洗滌自身的罪惡。他將永遠與惡為伍，罪孽無法洗清，無法獲得重生。韋爾霍文斯基因此無法獲得杜斯妥也夫斯基和讀者的同情，成了故事裡最大的反派和邪惡份子，惡的代表，附魔之人。

如果以法律觀點來看，能說哪種犯罪更為高尚嗎？不能。兩人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自己的某種學說而行兇。能說哪種罪行更為輕微嗎？也不能，因為都是同樣的蓄意謀殺。但是，若以道德觀點來看，兩者間高下立判。同樣的犯罪行為，卻造就兩種不同的描寫情緒，對犯罪者的不同情感，和不同的評價。這不同的關鍵，源於懺悔意識的存在與否，這就將罪、苦和道德聯結起來。人人皆會犯罪，新約《約翰福音》第八節裡有一則故事：一個犯姦的女人被帶到耶穌面前，按照摩西律法，她應該要被亂石打死，耶穌對著圍觀的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 8:3) 眾人聽見這話，沒人敢對女人丟

石頭，一個接一個默然地離開。正因為人人都可能有罪，無法去評斷別人的罪，只能自己懺悔，對自己犯行真正的懺悔，不斷接受良心的批評、忍受良心的煎熬和痛苦。也就是說：苦才是區分人的高下之標準，而不是他所犯的罪。

所以同樣犯了謀殺罪，拉斯科尼科夫比起韋爾霍文斯基精神上更高潔，他所受的苦，讓讀者深感同情，而對後者只會覺得可惡，只會感到厭惡，這就是兩者的差別。於是《附魔者》成為描寫“罪”的小說，與《罪與罰》描寫“苦”的過程剛好相反。描寫苦，比描寫罪，更讓杜斯妥也夫斯基關心，他追求痛苦的洗禮，描寫承受痛苦的歷程。在《罪與罰》裡，他描寫拉斯科尼科夫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苦難，將這些過程一一攤開，呈現在讀者面前，整部小說，就是拉斯科尼科夫「痛苦的歷程」。

對苦難的推崇和追求，懺悔意識的描寫，也成為布爾加科夫塑造赫盧多夫(Хлудов) (《逃亡》(Бег)) 和彼拉多(Пилат) (《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兩位人物的標準。這兩人都殺了人，但是他們與先前所提到的拉斯科尼科夫或韋爾霍文斯基不一樣，他們殺人是“被”允許的：一個是維護戰爭時軍隊的紀律，另一位則是奉命執行死刑的羅馬總督，為了國家、為了權力、為了維護某種秩序，他們殺人。因此就法律上來說，這兩位都是無罪的(剛好跟前兩個相反，拉斯科尼科夫或韋爾霍文斯基兩人在法律上是有罪的)；但是法律上的無罪，並不能抵免他們道德上的罪孽。不管合不合法，殺人的動機不管高尚與否，不論是為了自己，亦或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就宗教層面來說，皆是同樣犯了摩西十戒裡的「不可殺人」大罪。於是赫盧多夫和彼拉多為了殺人而感到深深自責，承受良心譴責痛苦，並因此而有不同的贖罪過程和改變。

在《逃亡》裡面，赫盧多夫一出場時，是個冷酷的殺人魔頭，在戰場上他殺人無數，被稱作「野獸、豺狼(зверюга, шакал)」(謝拉菲瑪 Серафима 罵他的話)，「全世界最兇殘的野獸(мировой зверь)」(克林拉比 Крапилин 罵他的話)，「殺人犯！殺人犯！不可思議的殺人犯！(злодей, злодей,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й злодей!)」(戈盧布科夫 Голубков 罵他的話)；無人愛他，全部的人都想對他吐口水(Все... плюют на твою музыку и на твои раны.) (克林拉比罵他的話)。他命令將人吊死時，語氣冷酷而無情，沒有任何的遲疑：「要是在這段時間內命令沒有兌現，就把警備司令抓起來送交戰地法庭；車站站長吊死在信號台上…」(Если в течение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приказание не будет исполнено, коменданта арестовать, под военно-полевой суд! А начальника станции повесили на выходном таганашском семафоре.) (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 т3, с.489); 他吊死了五個被捕的工人，絞死跟他頂撞，說了真話的傳令兵克林拉比(Крапилин)。面對這些殺戮，他是一貫的無動於衷和冷血：「你這個敗類！你開頭開得很好，可惜結尾很糟糕。你跪下來求我？把他絞死！我不能再看到他！」(Ты хорошо начал, а кончил, как свинья! Валяешься в ногах? Доску! Я не могу смотреть на него!) (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 т3, с.500)

對赫盧多夫來說，戰爭就是殘殺，不管是在戰場上開槍射殺敵人，或是吊死自己的同胞、犯罪士兵、被抓俘虜，都是戰場上必要之惡，他的個性、意識和良心都在戰爭的集體催眠之下癱瘓，對殺人罪行沒有任何感覺，對人的死亡沒有絲毫同情和不安。

戰爭的惡在腐蝕他心靈的同時，也腐壞了他的身體，導致赫盧多夫生病。《逃亡》第二場夢一開頭講到赫盧多夫時，就是強調他身體上的病：「他像是有病，這個人從頭到腳都是病。…他 — 羅曼·瓦列里揚諾維奇，正在生病。」(Он болен чем-то,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весь болен, с ног до головы... Он болен — Ром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с.487); 總司令對他說：「您顯然有病，將軍。」(Вы явно не здоровы.) (с. 495) ; 赫盧多夫也問自己：「我得了什麼病？我是不是病了？」(Чем я болен? Болен ли я?) (с.500)，並且稍後自己回答這個問題：「我病了，我病了，只是不知道得了什麼病？」(Я болен, я болен, только не знаю, чем.) (с.501)。這個不知名的病，他為自己找到了病因：戰爭，一切都是因為戰爭，讓他成為殺人魔，為了一場明知不會贏的戰爭，他雙手沾滿血腥，喪失了人民對他的愛，也讓他失去愛人的能力。戰爭殘酷的殺戮行為導致赫盧多夫心靈殘缺，進而嚴重影響他的身體，所以他才會對著總司令(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大吼：「我仇視您是因為您和法國人使我捲入了這一切(戰爭 — 筆者註)，…您成了我生病的原因！」(Ненавижу за то, что вы со своими французами вовлекли меня во все это.... Ненавижу за то, что вы стали причиной моей болезни!)(с.512)

這個狀況不明的身體疾病，無法用藥物治療，無法去索區(Сочи)海邊度假休養一個月，或是去德國溫泉區泡個幾次的溫泉來治療好。這種疾病，根據別爾嘉耶夫的說法：「是身體內部疾病的徵兆。從外部消滅這些疹子只是讓疾病跑到內部，甚至還會讓病狀更形惡化，必須從內在去治療它。…無法從外部去消滅它」(Сыпь эта есть лишь знак внутренней болезни. Внешнее устранение сыпи лишь вгоняет болезнь внутрь. От этого болезнь может даже ухудшиться. Нужно

самую внутреннюю болезнь лечить. ...от (сыпи) нельзя избавиться внешне и механически.) (Бердяев Н.А. 1997: 375)。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懺悔，從內心深處真正的覺悟，把戰爭的惡、嗜殺之惡，從心靈深處拔除，才能恢復心靈的健康。赫盧多夫吊死克林拉比之後，死者亡魂找上了他，每天跟著他，讓他心理開始分裂，也開始軟化，原先冷酷無情的心靈，沒有感覺的心，開始感覺痛苦。他日日夜夜與亡靈對話，也開始了他的懺悔之路。

布爾加科夫在塑造赫盧多夫時，同杜斯妥也夫斯基一般，也不是著重在主角的罪，而是他的苦，是他因為良心悔悟所遭受的內心折磨。主角內心世界和悔悟前後轉變的描寫方法，兩位作家均採用相同的方式：對話。拉斯科尼科夫犯罪後，跟自己、索妮雅、斯維德里蓋洛夫、波爾菲里·彼得羅維奇、拉祖米欣辯論，透過對話方式，一步步地將他內心的苦呈現在讀者面前；而布爾加科夫則是讓赫盧多夫自己跟自己對話，跟圍繞在他身邊的鬼魂（被他所殺害的傳令兵）對話，於是他的改變、內心的感受，便一目了然。

懺悔的、痛苦的赫盧多夫外表上有了改變，當他出現在君士坦丁堡時，作者強調的是他的蒼老和衰弱：「他…拄著柺杖，…一半的頭髮全白了，臉頰不斷抽動著」（Хлудов...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полку... Половина головы седая. Дергает щекой.）（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 т3, с.533）；第八個夢一開始，獨自一人和克林拉比鬼魂對話時，他臉上的表情「思考著、衰老著、沮喪著」（думает, стареет, поникает）（с.546）。謝拉菲瑪（Серафима）和戈盧布科夫（Голубков）認為他有精神上疾病，因為他常常一個人自言自語。從前凶狠、殘暴的氣息從赫盧多夫身上褪去，變成了一個可憐、有病的老頭子（但是精神力量卻很強）；以前大家懼怕他，現在卻是可憐他：謝拉菲瑪從前說他是「野獸、豺狼」，現在卻說：「我開始同情您，羅曼·瓦列里揚諾維奇」（Мне стало вас жаль, Ром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с.547）。

除了外表的改變外，赫盧多夫的行為也跟先前大不相同。從前因為謝拉菲瑪說話頂撞他，下令要將她殺掉；現在卻得要挽救她，免得貧窮的謝拉菲瑪下海，出賣肉體，並供應她吃住，看護著她。從前赫盧多夫可以隨意摧毀任何人的生死，現在卻要對謝拉菲瑪和戈盧布科夫的愛情負責，為他們散盡最後的錢財。這些全都是因為良心，因為良心在他心裡復甦了，日日夜夜驅趕著他、鞭策著他，他只有透過做一些善事，來稍微平衡一下良心的譴責和內心的痛苦。

《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的羅馬總督彼拉多（Пилат）是另一個罪人和受苦之人，他的個性和命運與赫盧多夫有著極大的相似性。

故事一開始，彼拉多也是被描寫成兇殘之人，他的動作、講話方式，都表現

出這樣地特點：「全耶路撒冷的人無不悄聲議論我，說我是個兇殘的怪物，而且這完全符合事實。」(В Ершалаиме все шепчут про меня, что я свирепое чудовище, и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верно.) (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 т. 6, с.136) 書記官認為他是「生性暴烈之人(вспыльчивый)」；審問時他「像是石頭般(как каменный)」地坐著不動，這裡的比喻«如同石頭般地»，修飾的不只是他的舉動，還暗示他的心，像石頭一樣的冷酷無情。和耶書阿(Иешуа)講話時，他的眼裡「閃著惡魔般的光芒」(дьявольский огонь)、他的微笑令人毛骨悚然，他不相信人、不愛人，唯一愛的、信任的就是他的狗斑迦(Банга)。

但是在他兇殘個性、凶惡血液裡，善良的本質並未完全消失，和耶書阿談話過程中，隱藏在彼拉多心靈深處的良善種子，慢慢地被激發出來。原本只想盡快判耶書阿死刑，擺脫這件事，現在卻想辦法為他開脫。首先，他暗示耶書阿，要後者否認說了「羅馬帝國將滅亡」的話，不用因此被判死刑，耶書阿卻不願意說謊來換取自身的平安。第一個嘗試失敗之後，彼拉多又威脅猶太大祭司該亞法(Каифа)，希望按照逾越節赦免一名罪犯的慣例，爭取赦免耶書阿，但是這個努力又告失敗，犯人終究要被釘上十字架。彼拉多知道耶書阿無罪，在聖經裡也記載著彼拉多的話：「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來」(約翰福音 19:3)。但是他沒有勇氣為一個流浪的哲學家挺身對抗整個羅馬帝國，只能消極希望別人(約書阿自己、該亞法、猶太人們)來解決這個難題。他其實擁有權利宣判耶書阿無罪，他有殺人的權柄，也有放人的權柄，但是他得為這個無罪的判刑犧牲自己的總督職位。他懦弱，貪戀權勢，屈從個性上的弱點，只能無奈地執行判決，處死了上帝的兒子，而這個判決卻讓他付出千年的懺悔代價。

彼拉多所犯的罪是懦弱，因為懦弱讓他屈從，違背自己良心，讓他下令殺死無罪、善良的流浪哲學家。宮門旁壇台上的一幕，十足展現了彼拉多個性上的怯懦，和他如駝鳥般，不敢面對自己罪過的舉止。一開始站上壇台，宣布行刑時，他的眼睛一次都不敢正視那些死刑犯，如同他不敢正視自己的良心。首先他眯眼，以便看不見死刑犯被押上壇台的過程，「不知道為什麼，他非常不願意看見那些犯人，...他們正被帶到壇台上。」(Он не хотел почему-то видеть группу осужденных, которых,... сейчас вслед за ним возводят на помост.) (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 т. 6, с.154); 宣讀犯人們的名字和罪行時，他只用手指了指方向，頭卻並不轉過去，他不敢轉過身去看，因為他知道裡面有一個人是完全無罪的；走下高壇時，他的兩眼只盯著腳下五彩石鋪砌成的石階，要一直等到犯人帶離壇台，押往突山時，他才「抬頭看了看，因為他現在放心了：現在不可能再看見那幾個死囚。」

(Он ... открыл глаза, зная, что он теперь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осужденных он видеть уже не мог.) (с.156)

他的懦弱還展現在夢中。行刑當晚，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條月光道路，在夢裡，白天的一切都沒發生，沒有行刑，沒有死亡，耶書阿站在他的身邊，在月光道路上，跟他爭論一些極重要的事情。他在夢中為自己慶幸：「不言而喻，所謂今天執行的死刑判決，乃是個徹頭徹底的誤會--看，哲學家... 不就走在我身邊嗎？...是的，沒有執行死刑！沒有行刑！」(Само собой разумеется, что сегодняшняя казнь оказалась чистейшим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ем — ведь вот же философ, ..., шел рядом... Казни не было! Не было!) (с.419) 然而，醒來之後，他面對的就是現實：「總督睜開了眼睛。他第一個念頭便是：真的有過死刑。」(Он открыл глаза, и первое, что вспомнил, это что казнь была.) (с.420)

布爾加科夫塑造這位聖經上知名人物時，同赫盧多夫一樣，一開始都是強調主角的無情和殘酷，後來便刻畫他如何受耶書阿影響，良心漸漸復甦。但是良心抵不過個性的懦弱，他選擇跟現實妥協，下達殺人指令。布爾加科夫透過彼拉多的命運強調：人類個性最大的缺陷是懦弱。因為懦弱，因為一時的懦弱、一次的犯錯，彼拉多得付出兩千年的痛苦和懺悔，從此他永遠失去平靜，月月面對滿月，面對自己的罪，無法成眠，不得安寧。

從拉斯科尼科夫、赫盧多夫、彼拉多三位犯下殺人罪的命運裡，我們看到的不是他們的罪，不是他們個性上的惡，不是他們作惡的過程、為惡的理由；而是他們的苦，是他們如何從所犯的罪愆裡，幡然醒悟、受盡痛苦、痛改前非、激發良心的過程。

二、 罰與救贖

犯了罪要受罰，這是大家所追求的公平正義。處罰有幾種：法律上的處罰，將犯罪的人關起來、罰勞役、到西伯利亞流放；還有宗教上的、精神上的處罰，背上十字架，忍受精神受苦、身體磨難，並不斷地懺悔。

(1) 法律制裁：

眾所週知，德國人守法、尊重法律；中國人畏法，但不守法；而俄國人對法律的態度特別不同，他們總是敵視或輕視法律。要解釋這種心態的形成，我舉兩個俄國宗教哲學家，從不同角度來加以剖析。葉夫多基莫夫(П.Н. Евдокимов)在

他的《俄羅斯思想中的基督》一書提到，法律的制裁只能導致肉體的痛苦，對精神的提升沒什麼助益，而精神和靈魂在東正教是高於身體和物質的。他說：「一切形式上和法律上的東西，對俄羅斯的靈魂沒有任何意義。一切的統一規定、功能、行政都損害靈魂，是非人格的。」(葉夫多基莫夫 1999: 37)

別爾加耶夫則從另外一個角度指出法律的缺點，他認為法律會導致對受苦的人（不管是犯罪者還是受害者）的無情：「法律是無情的...法律的改造，它們導致對待受苦的人的殘酷的，喪失仁慈的態度。」(Законнический формализм беспощаден... Монашеская аскеза часто и превращалась в...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е, беспощадное и безжалост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людям.) (Бердяев Н.А. 2003: 305)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同情罪人，將罪人認為可憐的人，是俄國人固有的美德，固有的精神。別爾加耶夫認為法律制度在這方面違反了俄國民族天性，因此他鄙視法律。

除了這兩個理由之外，法官素質低落、法條不周延、法院審判的黑暗，也都讓人詬病，讓俄國人（主要是知識份子）蔑視法律帶來的制裁。托爾斯泰的《復活》(Воскресение)極其生動地展現了俄國知識份子對法律的唾棄，上從庭長、法官、檢察官、陪審團到律師，道德敗壞、精神淪喪，托爾斯泰在這本書裡對他們一一數落了一番。有罪的法官和陪審團們審判了無罪的人民，用這樣的荒唐對立性指出法院的虛偽，並將法院對人民財產的強取豪奪，用法律欺壓下階層的民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述了出來。

(2) 自殺

自殺是另一種處罰，在所有的處罰方式裡，自殺是最為嚴苛和無情的。東正教跟基督教一樣，把自殺視為無法救贖的罪惡⁴，自殺死亡者，不能作安魂祈禱，教會不為自殺者舉行喪禮，不讓他埋葬在公墓裡。不為自殺者祈禱，即意味不讓自殺者的靈魂得救，讓他永墮地獄，因為安魂祈禱可以「改善罪惡靈魂的狀態，使他脫離苦海，離開地獄」(S.H.布爾加科夫 1995: 256)。而屍體埋葬「在東正教裡備受崇敬，好似軀體未來復活的種子，而一些古代作家則把安葬儀式尊為聖禮」(S.H.布爾加科夫 1995: 255)。不為自殺者舉行喪禮，意味自殺者永不被教會祝福，永遠無法復活，這是何等嚴厲的處罰和對待。《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

⁴ 基督教對於自殺的看法可參閱：〈從哲學角度看自殺〉，<http://www.lkcss.edu.hk/study/religious/subject/F6/s6-paper/life&die/suicide/s24.htm>；陳黃慶雲，〈屈原自沉的神學與道德省思〉，《台灣浸信會神學院學術年刊》，2007。

裡的姐麗亞(Дарья)因為染上梅毒自殺，起初神甫不願意為她唸祈禱經文，也不准她葬在「埋葬體面基督教徒」的公墓裡，後來經過威脅利誘，才勉強下葬，沒造成麥列霍夫家族的「恥辱」。

了解俄國人對自殺和法律的態度，才可以更深入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布爾加科夫安排犯罪主角最終結局的用意。舉拉斯科尼科夫來說，他多次在自殺和自首兩條路上徘徊。一開始他打算自殺，他走上一座橋上，下意識地打算結束自己生命，然而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阻止了他。站在他右邊的女生(阿芙羅西尤什卡Афросиньюшка)早他一步跳了下去，這一幕讓他反感，他心裡想：「不，討厭…跳河…不值得」(Нет, гадко... вода... не стоит)(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73: т.6, с.132)。於是他興起了要去自首的念頭，然而自首卻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拉斯科尼科夫跟其他俄國知識份子一樣，壓根兒瞧不起法院，去自首對他來說「丟人」、「愚蠢」，他打心裡瞧不起，要去跟這些「野獸似的蠢蛋」(警察、檢察官)解釋自己為什麼要殺人，對他來說根本就是荒唐至極。杜斯妥也夫斯基描寫當主角決定要自首時的心理狀態：他「心裡空蕩蕩的，一片麻木，他不想思考…冷漠取代了先前的憂愁」(Сердце его было пусто и глухо. Мыслить он не хотел... Полная апатия заступила ее место (место тоски—М.И.))(с.132)。

一開始想要自首，只是因為他受不了痛苦，受不了內心的折磨和高度的精神緊張，他只是懦弱地想要結束一切，他反覆告訴自己「真的決定了」；但是事實上他無法自己決定，心裡深處總是期待有人來指引他，告訴他該怎麼辦。後來真正將他推向自首之路，一方面是索妮雅的道德勸說；再來是警探波爾菲里•彼得羅維奇(Порфирий Петрович)已經完全確定男主角所犯的罪行，希望拉斯科尼科夫利用自首減刑，換得新生機會。然而更重要的推力，卻是斯維德里蓋洛夫(Свидригайлов)的自我了斷。

為什麼斯維德里蓋洛夫的自殺，對拉斯科尼科夫衝擊特別大？因為前者是他的「另一個我，他的另一半，愚蠢的一半」(羅贊諾夫 2002:47)，兩人間有著共同點。斯維德里蓋洛夫首先發現這個共同點：第一次見面時，他就知道「我們之間有某種共同點」(между нами есть какая-то точка общая)(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73: т.6, с.219)。這兩人同樣承擔著殺人重罪(斯維德里蓋洛夫害死了僕人，姦淫了未成年少女，逼她自殺；毒死了瑪爾法•彼得諾夫娜)，背負同樣的惡，同樣面對死者亡靈的打擾和不安(斯維德里蓋洛夫有著鬼魂騷擾，而拉斯科尼科夫則是惡夢侵擾)，同樣遭受良心折磨。

斯維德里蓋洛夫選擇了他的結束方式，用自殺來懲罰自己，逼迫拉斯科尼科

夫也要面對自己的「罪」，選擇自己的「罰」。於是他終於自首，在警察局承認了自己的罪。雖然判決對他來說很荒謬，雖然他的理智不斷地告訴他「沒有什麼特別的罪過」，但是心裡的痛苦逼迫他服從這樣的決定，接受八年的苦牢判刑，希望透過苦刑來處罰自己，「背上十字架」、「去受苦」，擺脫精神壓力和心理譴責，讓心裡稍微地獲得平靜。

斯維德里蓋洛夫選擇死，套用羅贊諾夫的話，「因為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再活下去」，沒什麼東西可以值得他珍惜。美麗的杜妮亞曾是他追求的希望，但是杜妮亞拒絕了他，讓他失去對美的企盼，對善的渴望。而拉斯科尼科夫選擇生，「他還有值得活的理由」(羅贊諾夫 2002:56)，他有索妮雅、妹妹和媽媽對他滿滿地、無私付出的愛，對人類的愛和同情，有對聖經的體悟。這些人世間美好的東西，讓他選擇生。歷經了生命的重重磨練，在生命的污泥掙扎前進之後，他會到達那個美麗的彼岸，得到救贖，獲得新的重生。

另一個在自首和自殺間搖擺不定的是赫盧多夫，不過這個搖擺不是他個人內心抉擇的搖擺，而是作者本人態度搖擺不定，不知該把赫盧多夫寫成怎樣的結局。《逃亡》一共有四個版本，1928,1933,1934 和 1937 年，這四個版本的結局總共有兩種，1928 和 1937 年這兩版，赫盧多夫都是回國自首；而 1933 和 1934 年的版本，赫盧多夫則是用手槍自殺。1928 年是作者最早的版本；第二個版本(1933 年的版本)則是根據莫斯科高爾基藝術劇院(МХАТ им. М.Горького)和作者簽約內容所改寫的結果；1934 年的版本，是作者獲悉劇本有機會上演，快速修改過後的內容，他還在最後加上註記：「最後的版本」。但是過了三年，到了 1937 年，布爾加科夫又修改了劇本，這次回歸到了第一個版本的結局：赫盧多夫不顧眾人反對，堅持回到俄羅斯。

這四個版本引起評論界很大的爭論，討論到底哪個版本才是布爾加科夫真正創作的本意。根據評論家彼切林(В.В.Петелин)研究作家第二任妻子 Любовь Белозерская-Булгакова 和第三任妻子 Елена Булгакова 日記，認為第一個版本才是作者當初創作的原意，而 1933 和 1934 年的版本，則是在劇目審查機關壓力下

所修改的⁵，不符作者的本意⁶；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諾名科夫（В.В.Новиков）⁷。而中國學者陳世雄在翻譯這本作品之後所寫的評論性文章〈關於《逃亡》的札記〉，則認為「在這兩種方案中，布爾加科夫似乎比較傾向於第二種」（也就是赫盧多夫自殺 — 筆者註），他認為寫赫盧多夫回國，「其實才是檢查機構所能接受的一種結局」（陳世雄 2004: 106）。

赫盧多夫應該怎樣結局？自殺還是自首？當筆者第一次閱讀這四個版本時，比較喜歡自殺結局，覺得這樣的戲劇張力較大；自首的結局符合當時的僑民回歸氣氛，感覺比較老套，好像是專為符合官方宣傳而寫。但是後來第二次、第三次重讀之後，細細思索赫盧多夫的個性，反覆閱讀赫盧多夫和鬼魂傳令兵的對話，慢慢覺得，只有第一個版本才能符合赫盧多夫的贖罪意識。因為只有回國，回到他屠殺無辜人民、兩手沾滿血腥的地方，他方能真正面對他的罪；或是像索妮亞對拉斯科尼科夫所說的，他才可以下跪，「吻一吻這被你玷汙的土地，再向世人鞠躬告罪，向四面八方鞠躬」（поцелуй сначала землю, которую ты осквернил, а потом поклонись всему свету, на все четыре стороны.）（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73: т.6, с.322）。必須回去面對，回去受苦，只有這樣才能贖罪，才能減輕心中的痛苦。因此赫盧多夫應該回國，必須回國，回去面對人民對他的判決和責難，回去面對祖國，那裡等待他的是立刻的槍決（赫盧多夫相信一回到俄羅斯，他馬上會被槍斃）。去接受公開的槍決，就好像拉斯科尼科夫接受公開審判和服勞役一般，都是面對自己罪行的最好方式，是他贖罪的唯一方法。拉斯科尼科夫沒選擇自殺，赫盧多夫也不會，也不應該會。

只是拉斯科尼科夫選擇的自首是「生」，而赫盧多夫選擇的回國卻是「死」。自殺和回國同樣都是死，自殺的死對赫盧多夫來說是懦弱，是逃避責任，不敢面對自己的罪；而回國面對槍決，卻是勇氣，是個性堅毅的赫盧多夫必定命運，所

⁵ 關於《逃亡》修改經過、合約內容，波折不斷的劇本上演、出版、禁演過程，請參閱：Петелин В.В.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 кн.: Булгаков 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3. М.: ЗА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4.

⁶ В.В.Петелин的原文如下：«Уверен в одном — свой творческий замысел Булгаков воплотил в первой редакции пьесы, 1926-1928 гг., а другие редакции имеют лиш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ес.»（Петелин В.В.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 кн.: Булгаков 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3. М.: ЗА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4, с.754）

⁷ 請參閱：Новиков В.В. 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 художник. М.: Моск. рабочий, 1996, с.144~145.

以他只能回國面對他的死，面對他的處罰⁸。

(3) 救贖

就基督教的觀點來說，犯罪者下地獄，只有懺悔才能洗盡罪愆，方能得救，這裡的得救，指的是精神上的救贖。因此懺悔只是開始，必須持續不斷受苦、不停贖罪。忍受痛苦、不斷地懺悔，目的是為了靈魂得救，在末日審判時（死亡之時），可以洗刷罪惡，進入天堂。俄國宗教哲學家弗蘭克(С.Л.Франк)說過：「意識到自己有罪，就是記著我們同神相近的本質，這是靈魂得救的必要條件」（弗蘭克 1999: 223）；別爾嘉耶夫也持同樣的論點：「痛苦...是通向自由必走之路，在這條道路上，人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勝利，得到最後的解脫和救贖。」（...страдание... есть опыт свободы и путь человека и что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обнаружить в этом пути свою духовную победу, может достигнуть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и просветления.）（Бердяев Н.А. 2003:316）

根據東正教的規定，罪人意識到自己有罪，並因此懺悔、痛苦，是靈魂得救的必要過程，但是只是得救的必要條件之一。光靠痛苦無法得到救贖，罪人不管痛苦多久，都無法憑藉自己的力量走上救贖之路。他必須得到寬恕，只有寬恕，罪人的靈魂才能得救，痛苦才能解脫，而唯一可以給人寬恕的是上帝（或是上帝委託之人，譬如：神父..）。俄國著名神學家 S.N.布爾加科夫(С.Н. Булгаков)說：「拯救不可能以自己的力量取得，但卻給人以接受或不接受的自由...只靠上帝的寬容他才能實現神聖化。...人也不可能以自己的努力（信心和行為）得救，因為這種得救是上帝之愛賦予他們的恩賜。」（S.N.布爾加科夫 1995:153~154）

本論文前面所提到《約翰福音》關於犯姦淫罪女人的故事，就是強調上帝會寬恕罪人，赦免她的罪。在眾人皆走了之後，耶穌告訴她：「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翰福音 8:3）

拉斯科尼科夫最後會獲得新生，不是因為他接受法律的制裁，不是因為他

⁸ 根據 Л.Е. Белозерская 的看法，赫盧多夫的原型是白軍將領 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лוצов (1885-1929)，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內戰時期他在鄧尼金軍隊和佛蘭格爾軍隊擔任軍長，白軍戰敗後逃到土耳其。1921年接受蘇維埃政府的密約回國，獲得赦免，在紅軍負責教授指揮人員課程，並出版回憶錄，後遭人刺殺。布爾加科夫塑造赫盧多夫時，並未寫到這個密約，他反而強調的是赫盧多夫一回國就會立刻被槍決，而不是被赦免，藉此突顯赫盧多夫的懺悔形象。

在西伯利亞服苦刑。按照俄國人的看法，法律無法洗滌罪惡，無法提升他的靈魂，身體的勞動和受苦只是一種磨練的方法和過程。他最後的得救是因為他打開了封閉的心，讓愛（索妮亞的愛、基督的愛）進入心裡。不是勞改洗滌了他的罪，而是愛洗滌了他的罪；不是苦刑讓他重生，而是因為接受了上帝，接受了宗教，他得到了救贖、獲得幸福，而那時他還剩下七年的刑期。

彼拉多因為自己的罪行痛苦了一千年，每當月圓，他就得為失眠所苦，「急切不停的搓著雙手」（коротко потирает свои руки），眼睛不斷地看著月亮，期待「月光道路」（лунная дорога）為他敞開。這裡月光道路就是救贖的象徵意義，踏上月光道路，意味著他可以洗滌殺害上帝之子的罪過，可以和約書阿暢所欲言，聆聽上帝的教誨、沐浴上帝的光輝。這個救贖和寬恕，他無法自己得到，他必須等待，他只能不停的受苦和等待，等待上帝賜給他的寬恕，解脫他的罪過。於是他等了兩千年，一直到大師來到，對他說：「你解脫了！解脫了！他在等待你！」（Свободен! Свободен! Он ждёт тебя!）（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 т. 6, с.479）彼拉多才真正解脫，洗清殺上帝之子的罪惡，踏上了「期待已久的那條月光路」。大師代替上帝，赦免彼拉多的罪，讓他走上救贖和重生的道路。而彼拉多兩千年的痛苦，只是他得到救贖的先決條件。

赫盧多夫的心病，纏繞著他的死者冤魂，在他決定返國面對自己的罪行，接受槍決的時候，自動解除了。

「赫盧多夫 用自己的名字。我一到就說：我，赫盧多夫，來了。
謝拉菲瑪 瘋了！您是想讓人家立刻把您槍斃掉！
赫盧多夫 在剎那間！在傾刻間！呵？印花襯衫，地下室，白雪，全有了！（轉身）于是壓在我心頭的石塊溶化了…您看，他走了，走到了遠方。」

Хлудов. Под своим именем. Явлюсь и скажу: я приехал, Хлудов.

Серафима. Безумный человек, вы подум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вас сейчас же расстреляют!

Хлудов. Моментально, мгновенно! А, ситцевая рубашка, подвал, снег. Готово!
(Оборачивается.) И тает моё бремя. Смотрите, он ушел и встал вдали!

（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т.3, с.548）

赫盧多夫的話裡有幾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東西：印花襯衫（ситцевая

рубашка)，象徵著囚犯的衣服（以前的犯人只能穿單件襯衣，通常是襯衫，材質通常會是印花布，因為印花布是比較便宜的布料），地下室(подвал)是關犯人的地方，而白雪(снег)則是俄國，三者合在一起，意味著赫盧多夫幻想著他回國「被捕」的情形；也就是說，他決定回去俄國面對審判，而且心裡一點都不懼怕。下一句話的“他”指得是克林拉比的冤魂，是他內心愧疚化身，現在走了，遠遠地走了(он ушел и встал в вдали)。冤魂離開了他，不再纏著他，因為他決定面對自己的罪孽，所有內心的不安、痛苦和惶恐，也都獲得平靜。

下一句赫盧多夫所說的話象徵意味更濃烈：

「我今天已經痊癒了，我現在很健康。...我記得白雪、柱子、部隊，戰鬥！
還有一盞一盞的路燈...赫盧多夫回家了！」

Я вылечился сегодня. 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здоров.... Я помню снег, столбы, армии, бои!
И все фонарики, фонарики. Хлудов едет домой!

(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т.3, с.549)

在這裡，路燈象徵的是赫盧多夫所犯之罪，路燈柱子是他處決人的地方（他將屍體懸在路燈下），每一盞路燈，都是他之前所虐殺之人；他沿著路燈前進，意味著沿著自己的罪往前走。他不逃避自己的罪，正面迎向自己的罪，所以他才說他痊癒了，邪惡的心已經軟化，他的良心獲得最後平靜，因為他將認罪，在眾人面前認罪，不需再面對內心的罪惡感。作者透過長期纏繞在這個蒼老將軍身邊冤魂的離去，來表達赫盧多夫已經解脫自我譴責。而他的罪，也將因為認罪和懺悔，洗滌乾淨了。他將用自己的鮮血、自己的生命（赫盧多夫相信他一回去馬上被捕，而且很快就會被槍斃），為所犯的罪贖過。回國的旅程對他來說是一條贖罪之旅，而且最後將以被槍決告終，他將用自己認罪的鮮血，來清洗先前沾染的屠殺血腥；他將用肉體的「死」，來獲得靈魂的「生」，得到宗教意義上的最後救贖。而赫盧多夫懺悔的形象才可以得到最後最終、最明白的彰顯。

三、結論

我們從三位主角（拉斯科尼科夫、赫盧多夫、彼拉多）所犯的罪、所受的苦，不同懲罰和結局，看到了同樣的問題：人的道德問題、人性問題，人類救贖的可能性。三位主角都犯了罪，而且是殺人重罪，但是透過懺悔、受苦的過程，獲得新生。拉斯科尼科夫得到愛人、信仰和新的生命，赫盧多夫用鮮血（被捕槍決）

洗盡了自己的罪，彼拉多則是透過上帝的寬恕，獲得最後的救贖，走上月光道路，與上帝之子永恆對話去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布爾加科夫用這三位主角的不同命運，深刻地剖析了俄國人對待罪的看法，對罪人的同情態度，罪人的受苦歷程，罪人的道德性，懺悔和贖罪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引用書目

專書

- S.N.布爾加科夫 (董友 譯) (1995):《東正教—東正教教義綱要》，香港：香港三聯書店。
- 弗蘭克 (李昭時 譯) (1999):《實在與人—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杜斯妥也夫斯基 (曹國維譯) (2007):《罪與罰》，台北：商周出版。
- 杜斯妥也夫斯基 (婁自良譯) (2001):《Бесы: 鬼》，上海：上海譯文。
- 陳世雄 (2004):《逃亡：布爾加科夫戲劇三種》，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葉夫多基莫夫 (楊德友 譯) (1999):《俄羅斯思想中的基督》，上海：學林出版社。
- 《聖經—合訂本》(2002)，香港：國際聖經協會，二版。
- 赫克 (高驊 譯) (1994):《俄羅斯的宗教》，香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 羅贊諾夫 (張百春 譯) (2002):《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大法官”》，北京：華夏出版社。

- Бердяев Н.А. (2003). Дух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 Бердяев Н.А. (1997).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ЗАО «СВАРОГ и К» .
- Булгаков М.А. (2004).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3. М.: ЗА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73).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М.: Наука.
- Новиков В.В. (1996). 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 художник. М.: Моск. Рабочий.
- Соловьёв В.С.(1988).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1. М.: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 Химич В. (2003). В мире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Урал. Ун-та.

論文

- 何曉鵬 (2004):〈苦難與救贖—評陀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的創作心理〉，《外語學刊》，第 4 期，頁 103~107。

〈從哲學角度看自殺〉（作者不明），
<http://www.lkcss.edu.hk/study/religious/subject/F6/s6-paper/life&die/suicide/s24.htm>。(Available: 25/04/2008)

陳世雄，〈關於《逃亡》的札記〉，《逃亡：布爾加科夫戲劇三種》，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頁94~119。

陳黃慶雲，〈屈原自沉的神學與道德省思〉，《台灣浸信會神學院學術年刊》，2007，頁185~190。

Петелин В.В.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 кн.: Булгаков 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3. М.: ЗА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4. с.736~760.